

细说民国

大文人

——
那些国学大师们

白金
增订版

民国文林 · 编著

民国文林 · 编著

细说民国大文人

——
那些国学大师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细说民国大文人. 那些国学大师们 / 民国文林编著. 一增订本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143-7010-2

I. ①细… II. ①民… III. ①文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8224 号

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 (白金增订版)

作 者: 民国文林
责任编辑: 张 鑫 邸中兴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0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7010-2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小序

《细说民国大文人》书系自2008年天涯论坛煮酒论史板块开贴，忽忽已近十年。承蒙读者厚爱，作品一版再版经十余次加印而不辍，直至今日第三版面世。回想昔时，与天涯诸君互称兄台笑谈论史犹在眼前，而近览邮件已有00后读者直呼笔者叔叔阿姨，感慨江湖契阔时光呼啸之余，始觉书籍真真有独立的灵魂存在。

大凡天下事，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除了少许孤证无从判断真伪外，笔者对书中的民国先贤诸人诸事进行了一一考订，力求书的内容可爱又可信。诚然书中诸多趣闻轶事，轩然霞举，花烂映发，但也努力同时做到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另外，如果说本书展示了民国阳的一面，那么诸如《民国时期的土匪》等书则展示了民国暗的一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民国真实的生态，读史者不可偏废。

全书依旧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述而不作，形散神聚，将事实判断置于价值判断之前。人物排序则尽量遵循由轻到重和上下相关联的原则，也请读者朋友在阅读时颌首会意。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对于民国文人的逸事研究，笔者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开拓和深入当中。林深遇鹿，海深见鲸，我们仍在路上，祝愿我们早日重逢。

民国文林

于北京海淀一塔湖图斋

2018年5月20日

目录

黄侃

狂戾……001

伐异……007

趣闻……010

嗜欲……013

风雅……017

婚姻……019

圣童……023

师徒……024

治学……027

传道……031

固守……034

大节……036

孝道……038

绝命……039

赞誉……040

刘文典

犯颜……042

傲睨……046

气节……049

奇貌……052

教学……054

学术……057

妙论……059

逸事……060

知遇……065

微瑕……068

评价……071

赵元任

荣誉……072

才赋……074

音乐……080

温润……081

逸事……083

爱侣……087

婚礼……090

谐和……092

至交……094

眷恋……095

赏誉……098

刘师培

天资……099

家世……101

治学……102

传道……104

婚姻……105

逸事……107

恶札……109

激进……110

变节……112

反目……114

袍泽……116

宽宥……117

玉折……119

评惜……120

吴宓

家风……122

父子……125

癖怪……127

逸事……129

风采……131

为学……132

师道……133

卫道……137

红楼……141

浪漫……143

严苛……144

不苟……146

迂直……150

坦率……152

淳厚……153

任侠……155

自剖……156

师生……157

素友……160

知己……162

激恋……165

抉择……173

晚景……174

悲逝……179

评析……180

钱穆

潜沉……182

成就……185

传道……187

风华……194

推重……196

礼遇……197

不谐……199

宗主……203

爱国……206

家风……207

养性……209

修身……211

端方……213

雅趣……216

- 逸事……217
- 婚姻……219
- 抉择……221
- 痛楚……222
- 魂归……226
- 品评……227
- 王国维
- 独立……229
- 守阙……230
- 辨发……233
- 对话……234
- 讲学……236
- 治学……238
- 端穆……242
- 悲郁……247
- 婚姻……248
- 嗜好……250
- 逸事……251
- 恩怨……253
- 黯淡……257
- 沉湖……258
- 逝因……262
- 誉美……266
- 陈寅恪
- 博学……270
- 推崇……275
- 游学……280
- 治学……284
- 独立……288
- 纯儒……291
- 风采……293
- 燃灯……294
- 提携……300
- 谈论……302
- 性情……304
- 虚怀……307
- 清洁……308
- 僻冷……309
- 忧愤……311
- 逸事……313
- 联语……316
- 伉俪……317
- 困囿……320
- 多舛……322
- 命运……327
- 晚景……328
- 归去……329
- 叹誉……330
- 章太炎
- 狂傲……332
- 峻急……336
- 疯癫……338
- 迷糊……341
- 癖怪……347
- 辱弄……351
- 戏谑……355
- 逸事……356

婚姻……362		
革命……367		
政见……372		
囚禁……376		
师徒……385		
大儒……387	荣归……415	
雄论……391	周游……416	
传道……392	立场……417	自负……445
讲学……394	流质……419	内省……447
大暮……396	康梁……419	早秀……448
评赞……398	诤友……423	逸事……450
梁启超	激赏……426	婚恋……453
启蒙……402	质诘……428	嗜好……457
椽笔……407	学术……430	陨落……458
忧国……408	教学……434	追怀……459
求索……410	性情……436	纷纭……460
	温情……440	
	淋漓……442	主要参考资料……464
		夏日曾经盛大(后记)……471



黄侃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鼎，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关键词：狂戾、伐异、趣闻、嗜欲、风雅、婚姻、圣童、师徒、治学、传道、固守、大节、孝道、绝命、赞誉

狂戾

黄侃之父黄云鹤于光绪庚子后，任四川盐茶道，黄侃随侍入川，时仅九岁。一日，有人携来蕲春绿毛龟一只，文案蔡某批示黄侃，戏之曰：“此公子同乡也（按：黄侃为湖北蕲春人）。”黄侃曰：“是非我同乡，乃公同族也。”蔡某不解，季刚曰：“公检《论语》‘臧文仲居蔡’一节观之，当知。”原来，此节注有“蔡，大龟也”。

黄侃年少时，拜访文坛领袖王闿运，王对黄

的诗文激赏有加，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立刻狂性发作，毫不客气地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黄侃参加县试，一场考完后，他在考场中闲逛，见有人架起锅烹煮鸭子，气不打一处来，便在一旁默不作声。等鸭子煮熟了，黄侃上一脚将锅踹翻。煮鸭子的考生气急，动手要打黄侃，黄亦不示弱，说道：“不管你怎么样，今天你这鸭子反正是吃不成了。”考生无奈，只好作罢。

陈独秀在日本时，曾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寓所拜访章，章命弟子钱玄同和黄侃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谈及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江苏、安徽，颇以自己为皖人而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陈独秀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亦附和。此时，只听隔壁屋子里的黄侃大声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闻听此言，扫兴而去。

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载：“（黄）季刚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我记得马寅初博士有一次也来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与号称“两足书橱”的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教授。一次，二人胼手胝足地凑在一起讨论学问，然而“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据说，当时黄侃与陈汉章的辩论相持不下，黄侃便拿起一根手杖塞给陈，自己则执了一把短刃跳出门外，招手让陈汉章到外面去决斗。后来在同仁们的劝说下，黄侃才作罢。不过，黄、陈后在中央大学再为同事，二人又“善遇焉”。黄侃为陈的《史通补释》作序，在序中称陈为“魁儒”，是刘师培之外又一博学之人，自称“门下士”。后陈汉章患病，旁无童仆，汤水极不便。黄侃怜之，买了两瓶橘汁，让侄子黄焯送去。陈汉章辞职回乡时，黄侃准备送他一张床、一个菜罩，但因不知其门牌号，而没有送到，黄侃很是怅然。

北大学生毕业时，按惯例要制作精美学谱（按：同学录）。学谱的印刷费用很高，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但黄侃对此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也不捐钱。学谱印出后，学校送他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拿到册子便将它丢入河中，愤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在中央大学时，黄侃听人说起“汪黄”，便怒气冲冲地找到同门汪东说：“外面的人称中大学者必称‘汪黄’，我比你年长，为何你要置我于我上！”汪东莫名其妙。旁边有人笑道：“你们都误会了，‘汪黄’不是什么好名字，当朝政府里另有‘汪黄’，与你二人无关。”原来，当时正值对日和谈，国民政府的代表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部长黄郛，时人对二人颇为不齿，将他们称为“汪黄”，是将二人比作南宋时对金称臣的汪伯彦、黄潜善（史称“汪黄”）。黄侃听罢怒气顿消。

在中大，黄侃常与同事胡小石切磋学问。胡在中大教授甲骨文课程，曾以甲骨文纠正汉儒许氏《说文解字》之非。但黄侃认为甲骨为后人伪造，不可信。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而击碎玻璃板。但辩论结束，二人友谊，又“固如初也”。

中大学生常任侠曾拜在黄侃门下，后留在中大任教。每年春节，常任侠必去黄侃家中叩首致敬，平日亦常去问学。一次，常备课时，不知《秋螭吟馆诗抄》中《兰陵女儿行》句“天吴紫凤贴地满”何解，便去问黄，黄侃以为常有意考他，竟不回答，怒向中文系主任汪东道：“常生不驯，可以开除。”汪答：“常生已经毕业，留在本校教书，已经无法开除。”黄只好作罢。常任侠知黄脾气，日后亦常去请益，而黄侃待之如常。

黄侃对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少有赞许，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皮锡瑞等人是他在课堂上嘲骂的对象。他对学生说：“我骂他们，是看得起他们，否则就不必费唇舌了。”又对学生说：“我骂他们可以，你们还不够资格骂哩。”但他却并不因骂他们就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他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用作教材，常常在课堂上逐条进行批评，但又常掩卷歌唱，唱罢叹道：“皮锡瑞的文章真好！”又说康有为十七日著成《广艺舟双楫》，真算得是才子。

下雨天，黄侃穿着钉鞋到学校上课。上完课后，天晴了，黄侃便换下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走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便登门探望，询问其故，黄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遂离开中央大学。

又一说，黄侃离开中央大学全因傅斯年。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大文学院院长，黄侃闻讯后，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离开中大。黄侃写信给他

的学生们说：“……但既已悬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优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自视极高，曾自负地说：“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刘师培）。”

一次，黄侃到柳诒徵家中拜访柳，回家后，黄侃在日记中写道：“此君亦谈音韵，可哂也。”又一次黄侃与胡小石、王伯沆、汪辟疆作诗钟，其中分别嵌有“的”、“话”二字，用以嘲讽柳诒徵，因为柳是镇江人，发言时，动辄以“的话”二字作助词。而柳氏后人回忆柳诒徵也曾说：“黄侃好骂人。”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侃任代理校长，因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便正式委派石瑛担任该校校长。到任第一天的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音未落，黄侃便起身说：“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瑛质问他为何如此无理，黄侃声答：“我听说的。”

黄侃称呼校长石瑛为“阁下”，石瑛对黄侃说不能用这样腐败的口吻称呼他。黄侃反问道：“称你为王八蛋，成吗？”

事实上，黄侃对石瑛也颇为忌憚。石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发起脾气来，不惜动粗，黄侃曾自我解嘲说：“碰着石蘅青（石瑛字蘅青），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石瑛对黄侃讲课只凭高兴，不用大纲也不写讲稿的教学作风，很不以为然。有一次，石瑛严肃地规劝黄说：“季刚，你读了一肚子好书，为什么不好好用以济世呢？还发什么狂呢？”黄唯唯称是。有人曾问黄侃：“为何转了性？”黄毫不隐讳地说：“打不过人家，有什么办法呢？”

黄侃在武昌大学讲课，作风散漫。一次，武昌师大学生集会，邀请黄侃到场答复。学生的用心，是打算用群众的声势给黄难堪。这种场合，一般人是不敢去的，但黄按时大摇大摆而来。会场本是汹汹嘈杂的声势，反而肃静无哗。黄侃上台后，逞其雄辩天才，放言无碍，结果本是为了执经问难的学生群众，个个落得哑口无言，纷纷作鸟兽散了。

在中大时，黄侃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因为他和校方约定，每遇刮风、下雨、降雪，他便不到校上课。故每逢天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们便猜测黄侃今天会不会来上课，有人常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而武西山回忆黄侃的“三不到”为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天气变化，学生能知，但“不高兴”，则令人莫测。有时黄侃在家骂人，或受着某事的

刺激，便迟迟不来上课。学生久等不来，就各自散去，等他来时，见班中只余两三人，也照讲不误。

有一次，黄侃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黄的骈文不如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黄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是班上的学生所写，于是在课堂上持续大骂十日，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学生道歉。

20世纪30代，曲学家吴梅在中大讲授元曲。当时，元曲被传统学问家视为“小道末技”，黄侃对此也非常不满。一次，黄侃讲完课，发现吴梅坐在教授专用沙发上休息，怒而问道：“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梅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凭元曲。”

吴梅与黄侃一度私交甚厚。某日，黄侃邀请吴梅赴蟹宴。两人酒足饭饱之际，谈起学问，吴梅激辩自己讲得正确，黄则坚持吴说得大谬。黄侃借着酒性，一个巴掌打将过去，吴梅也不甘示弱，立即还手。两人转而跳出座位，拟角斗，被人拉开。此后两人失和，吴梅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彼去我留，彼不去我从此逝矣。”

袁鸿寿在《吴瞿安（吴梅）先生二三事》中说：“一九三四到抗日战争这几年，瞿安先生为什么如此痛苦、如此颓废呢？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为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

某次，一达官宴客，座中亦有黄侃。席前，大家虚上座以待，一留洋归国的青年翩翩迟来，并不谦让，径坐首座，同座多有不平，黄侃亦然。席间，青年夸耀说，适自某达官家来，又某达官邀宴，尚无暇前往。黄侃啐道：“你这人真没学问！”青年即说自己留学某国某国，共有五六年之久，何以说他没有学问？黄侃起身道：“鄙人留学中国，四十余年，尚谈不到学问，你五六年之久，算得什么呢！”说话间，打了该青年一记耳光，青年欲还手，众人早将他拉扯出去了。

1927年，黄侃到暨南大学任教。一日，他在教室门口遇到在暨大任教务长的学生黄建中。黄建中向老师问候，黄侃问他：“你教什么课？”黄建中回答：“哲学。”黄侃大声道：“我问你，你自己懂不懂？不要胡吹乱说。”黄建中愕然良久。

暨南大学教授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以资门警识别。黄侃到暨大任教后，不肯佩戴，刚入校门，校警看到他胸前没戴校徽，以为他是闲人白撞，便阻止入内。黄说：“我是黄侃，只有你不认识我！”门警却不通融，说：“你既是教授，应该有

一枚校章的！”黄悻悻地说：“我硬是不挂那种东西，你不给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便走。幸有学生看见，关照校警，才冰释误会。但黄侃自始至终不肯佩戴校徽，成为暨大唯一不佩校徽进出校门的教授。

有一次，上课铃已响，黄侃仍安坐教员休息室。学生们等了一会儿，未见黄侃来上课，便向学校教务处报告。教务处职员赶紧去提醒黄侃上课时间到了，孰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说道：“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给老师们发薪水，黄侃拒绝上课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替他领来薪水，他这才去教室上课。

黄侃傲睨万物，一次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谈佛法，两人争辩“离尘即心，转识为智”，黄侃无名火动，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回家后，恰逢有人请他写对联，他挥笔写下：“乃有茺青，唐突人蓂（按：蓂同参）。”并注云：“某夕出与欧阳先生论学不合，愤而书此。”

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说黄侃性格、脾气极其傲慢，当他想到南京拜访黄侃，请黄的同门、时在北京的马幼渔、吴承仕给他开一封介绍信时，他们都未同意。吉川在中国留学，听过北京许多学者的课，但黄侃却对他说：“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黄侃还说：“现在的学者是凌虐古人，欺骗今人。”

黄侃曾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在该校，黄侃只拿干薪，从不赴校讲课。时间长了，学生们找到校长陈时责问：“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因为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直喊冤枉，解释道：“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无奈之下，陈时登门请求黄侃去给学生上几堂课。黄侃到了课堂上，开口便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成为他在中华大学唯一的一次授课。

黄侃在南京时，一次遇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寒暄道：“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我正在编次‘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经编进去了！”黄侃所说“漆黑”是“昭明”（出自《昭明文选》）的反义词，黄侃以此讽刺戴季陶尽写迂腐文字。戴季陶十分尴尬，不知所答。

吴梅在1935年4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林公铎至，言黄季刚昨夜至渠处谩骂，

以为公铎不通，两人于是破口。”而杨树达也曾在日记中记载：“季（指黄侃）高亢，其同门马裕藻（马幼渔）辈畏之如虎。”

刘成禺说黄侃：季刚少溺女色，晚年更沉湎于酒，醉中狂骂人，人不能堪。刘成禺曾劝他：“学者变化气质，何以你的学问越精进脾气便越坏，你又何必学汪容甫呢？”黄侃答曰：“我乃章句之儒。”

对于黄侃的狂，弟子刘太希说黄侃“惟其真挚，故不解作伪，视朋友如骨肉，有不合，呵责随之，晚年尤旺，人多不敢近，亦由病态使然也”。

黄侃曾对陆宗达说，一次，他去岳丈家，岳丈因事惹怒了他（陆宗达猜测是因为黄侃系庶出，岳丈家人轻慢了他），黄一气之下，蹲到岳丈家的紫檀木椅子上解了一泡大便了事。

对于黄侃狂戾性格的形成原因，陆宗达之孙陆昕认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黄云鹄因恶性疟疾卒于家。黄侃是年13岁。黄侃的生母是黄云鹄的侧室，而在蕲春一带，习俗相当轻视庶出子女。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写道：‘季刚生十三岁而孤，蕲春俗轻庶孽，几不逮学，故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这种习俗与旧家庭的双重压迫，对黄侃的性格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黄侃临终前，对自己一生任气颇有悔悟，吴梅日记记载：“闻公铎言，季刚临死时，诏其子侄云：‘冤枉过一世，脾气太坏，汝曹万勿学我。’”

伐 异

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在北大教骈文，上课就骂散文；姚永朴教散文，上课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黄、姚彼此不再对骂，一致抨击白话文。黄侃抨击白话文可谓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以痛骂白话文开篇，然后才讲课。往往一节课50分钟，一多半时间都用于骂白话文。后来黄到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时，依旧鄙夷白话文。徐复观曾三次听过黄侃的课，他回忆，黄侃上课时常常说笑话或骂人，他所骂的或开玩笑的对象，都是些提倡白话文学之士。

1917年，年仅27岁的胡适自美国留学归来，被聘为北大教授，又因发起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胡适的超迈见识，更是将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予厚望的高足傅斯年拉向了新文化阵营。所以，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才正式

讲课。

一次，黄侃当面向胡适发难：“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

又一次，黄侃讲课时，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班捧腹大笑。

上海开了一家叫作“四而楼”的酒楼，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大肆宣传。有学生看到“四而”二字，不解其意，就去请教胡适。胡适也不知何意，不敢贸然作答。黄侃得知此事后，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这胡适之，没有读过《三字经》吗？书上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楼主大概讨的是财源滚滚的兆头吧。”

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授们聊起京剧名伶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马上高声反驳道：“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黄侃、胡适同赴一宴。席间，胡适大谈墨学，黄侃对其所言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怒极，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便委托胡适主持，胡适常“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反对新文化的守旧学者们对此极为不满。林纾称胡适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则讥讽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黄蝴蝶”出自胡适的白话小诗《朋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罗家伦回忆，黄侃在北大课堂上大骂胡适说：“胡适之说作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黄侃听说胡适去见了废帝溥仪，对溥仪口称“皇上”，他认为胡大逆不道。

1934年胡适在中央大学演讲，他跑到中大校门，跳脚大骂，其辞粗秽不堪。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一直未完成。黄侃在中央大学上课时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此言何意？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在日记中，黄侃也常取笑胡适，曾称胡适为“胡胶钉”。1933年4月，黄侃听说胡适“运动美国不允缓付庚款”时，勃然大怒，他在日记中大骂胡适道：“此真叛国也，奈何不捉将官里去？”

有一次，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言语中对黄侃颇有冒犯。黄侃作书责之，信未署名：“弟黄侃顿首”，旁注小字一行：“即以此为取消师生名分之证可也。”

周作人说黄侃“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黄侃和钱玄同同为章太炎弟子，但钱玄同主张新文化运动，故黄侃素来对其鄙夷，常戏称钱玄同为“钱二疯子”。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病请假，请黄侃代替自己到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后黄侃与国文系主任吴承仕发生龃龉，迁怒于钱玄同，写诗讽刺钱道：“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

一次，黄侃与钱玄同同去章太炎家中拜访，与大家一道在客厅等候。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很是不悦，但强忍未予理会。黄侃接着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咆哮道：“我就是耍弄注音字！耍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大吵起来，章太炎闻声赶来，调解一番，两人才作罢。

此事钱玄同后来曾有记载：“与季刚自己酉订交，至今已二十有六载，平时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二十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

黄侃在课堂上抨击白话文，对同门师弟钱玄同尤为刻薄。他上课时，开着门大骂对面也正在上课的钱玄同，称钱教学的音韵讲义是他的“一泡尿”，说他们共同留日时，钱趁其小解离座时窃其笔记所得。钱玄同闻听此言，不予理会，关上教室门了事。

关于此事，黄侃去世后，《立报》发表《黄侃遗事》称：“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洩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利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